









説  
舊



杜世小說

桃花春水

(八)

屋亦無所事。不如少年人。乃有小兒女。周清聞母言。不禁竊念。以爲母才能下切肉。亦以刀斫破而嚼曰。不賢媳。今已有兒子。便不顧老人死活。天雷轟滅。乃對周嫂。乃有誤詞。爲首者。周大娘亦遂不言。笑視周清道。曰。二叔今夕。亦許配大魚乎。周清遂告以婿壻之所遣。曰。同漁者皆謂我幸遇。他人未嘗得之也。嫂笑曰。是誠幸也。二叔合當得二娘乎。吾今爲翁姑者。知者媳之博於鄰家也。鄰大婦言。彼有錢銀。年十七八矣。少孤苦。養於其外祖母家。其人美於貌而又淑性。中饋兼縫紉之事。無所不習。且相識字。能記帳簿。以爲二叔婚。始無過慮。此者。而彼女以貧故。亦不索重聘。弟能備嫁衣足矣。二叔年長。必不能不早。二娘歸。以遂翁姑之願。今吾目計。此女之逾我且百倍。安得不速之歸來。以爲翁慰。以爲我助。言次。目視周大夫妻。周大公曰。趣言良佳。吾亦欲爲清兒娶。以了吾願。然安所得資。更爲清兒娶婦者。且清兒未嘗有生業。何以養其婦。以言。今吾家亦悉聽翁長子媳作主。張矣。如吾媳以爲可。吾子以爲可。事固未嘗不爲。然亦盼清兒有所事。得以養其婦。固未有弟須且聽於兄以爲活者。大娘曰。當不致此。吾知二叔能。必不致於平貧。必有他術。須知若兄面上之。何須仰賴若兄。

(未完)

平日總藏着三五千件，或是交換，或是不買去。我看他比之如來一部由我來買了罷。」出二萬五千元。如何？白德道：「好的，就統算二萬五千元罷。」我們就此說定。明天再行交易，此說便很滿意的出去了。又進來一個朋友，白德一見他，即道：「司利君，請進來，你從歐洲到麼？」此人答道：「剛才到罷。」白德即道：「有何貴幹？」司利忙道：「我要買一件新貨，這是一位貴人所定，要特別的人才行。」白德道：「恰巧有好的，乃中國女子，生得十

說道：「白德君想這說，白德君便買給我一點。」我順便買給他一個罷。」司利點點頭，又道：「我明天一早動身的，貨色在這裡罷。」白德道：「住在這裏，明天可以會面，以說是到澳洲。」愛皮夫人別去，家庭廷教師的人，你別弄錯。」司利說明白了。二商量妥當，便各自分別。

第二天早晨，聖英威那矮老婦叫喚，進來了咖啡，少婦夫人進來了。說道：「昨夜睡得好麼？」聖英威多謝，剛睡得好。」夫人道：「那麼，你趕緊些罷。」在兩點鐘以內，非動身不可。

（未完）

反其義之，難云虛度。於是，不勝其感者矣。蘭素有其道，之既感，遂忘舊好。雖周大之

[illegible]

小說廿載恩仇 (拾遺)  
凡二八各款核算既畢，認爲月有盈虛，並非因業不前，不得已而停業者。於時向道宏問訊，道宏曰：「店事之收場若此，不惟非我所能知，即父文弟二人，亦不丁了。」店店主責者，實爲李樂賢賢後甫二人。今二人既挾金遠遁，語至此，哲夫援言曰：二人遠遁，究在何時？我輩債權人，並未之知。吾父安知有若等，非與勞李二人，詭張爲幻者乎？道宏曰：「君無若含血啗人之語，以我所聞，則勞李二人，前年好營投機事業，而眼光8，倘能掩飾一時，直至數月來，國廟7已現，故立8逃亡，並盡挾現金去。我之所知，大略如此。哲夫曰：「君既有收入，一舉無存，即此亦爲債權人之一見，乃竭力爲負債人辯護，此必與負債人有特別關係，方敢爲是言。彼此辯爭甚劇，中有某爲排解者，謂當由三盛店中周氏，懸賞緝獲勞李二人，歸案究治，並追還挾逃之金。道宏謂可加入債權人名，哲夫不允。謂事實是金

周大雖不與語，無賴道：且與趙老，極其恣狂，不期而日思有以報復。有蘭香嬌者，首領子者，大歡喜曰：「今以以便彼人內訂矣。」遂搜後後者之項，贈以銀錢，以告周大，周大得寶，始能自釋。 (未完)

武俠賣花女郎  
邑人蘇思知，交士龍，聞女事，奇之，作賣花女傅，蘇後以事來，孤舟行西江中，時暮秋，江澄如練，兩崖花影，飄飄有舟者，色色俱備，似曾相識，他終忘却在阿嬌，蘇舟，泊天宮閣，見蘇傅，云：「高雲閣，一朝夕水相連，幸也。」

偵探催眠術 (珠江謠) (余)

惟我細察橫旁。足印似  
爲長在八寸以外之女狀  
態。印中污泥斑斑。爽然  
可辨。數日天氣晴和。色  
微乃仰此思之殊難  
索解耳。男爵詎曰：「  
言使我益感。」我返臥室  
上軍能有是。博博士曰：  
「即我廳科亦如茲。」  
特據門所檢視。我乃敢  
請必然。抑有甚於外  
表銅頭。蓋有紫屑層  
際。此實足証彼人屈辱之  
用器中。或係劍鋒。一男  
力一時無備。尙有何不足之可言者。(未完)

旋即折而匿諸衣袋。  
狀似頗有所獲。橫掠之  
較。有白綾絲成之色。  
較。有白綾絲攪出。  
不暇耗其目力。比見無逆考  
鏡詳審之。乃見無逆考  
鏡。以爲是我心力之所  
後矣。今指手乎。則此  
將治安空無其事。惟一  
利那間。篋蓋揭脫。有  
物捷復一面。及給於發見  
自照一鏡。下黏貼於一  
白紙一方。使彼於失  
望之中。忽生狂歎。且  
樂極而至於狂舞。良久

人固適之。矢既斷。密  
以傳諸失。矢斷時。空  
際落火光明。如疾雷暴  
起。有火光閃閃四流電  
於是陰霧沉沉四散。  
二矢遂貫其毒針也。蜥  
猶不死。其劇急聲。墮  
絕經耳。蜥首怒裂。墮  
諸山跌。播揚怪石。怪

武俠小說 盧山 (博俠)

甲士則已躍下圈來。分頭尋覓。咸言必匿此間  
於此則無去處。想盤桓轉。勢將無機以驅逐  
以宅主人之勢力殊不弱。足與柯相頗屬。乃有  
懷而不取。女崔娘見其狀。亟出言以制止。甲  
始喪膽而去。崔娘生隨女僕趨懸窗。聞士  
國道誇。聲音須從偏欄裏。心動惻然恐。因  
圖窺則見。無可遁形。必爲甲士所獲矣。又  
女嫗倚棹數語。止甲士便不得登。甲士遂命  
姑招安之言。謂小視帳中物事。如是婦女寢所  
更胡干預之言。習小視帳中物事。如是婦女寢所

**社會問題**

**摩登儉婦**

(神話)

久之。父母無法應付。  
母氏陳。索開閨之曰：  
娟兒。爾亦知父之窘  
境乎。今時不比往日。  
須一父母無能。果猶不  
生性。改容亦無法以金  
對所耳。女怒而弗聽。  
娟始因不當閒窮字。况  
**富麗**  
如妖人。每外出。恒目  
注之。謂何來此魔女。  
女已自縊於梁。亦覺  
自己異樣。於是改裝重  
服。漸與鄰女較。習染  
未半載。娟始不期成  
村姑娘。與舊之居都市  
判若兩人。某某雜家  
眷鄉居。已則出外活動  
底歸盡也。而鄉村大  
風聞阿蘭曾遊。其夫  
活。亦不敢責為妓。  
娟此時。知故在雲  
語。貧富不要。  
久。綢緞衣冠。  
云。鄉村有楊某。  
母夜叉而愛女甚。  
爲一頑固者流。其  
日誘幼生。亦有某某者。

店店主。主其人。誠實信之。衆咸稱吾夫  
之道不獲伸其志。意殊快快。徐曰：我以債  
權人名義。附入其中。亦未嘗不可。答曰：苟  
如是者。我當代氣借與人。登報斥駁汝言。詎汝  
與賃人。通同一氣。行同鬼蜮也。遂泣玄白。阿  
兄勿與人辯事。此事當由三盛店中。負其全資。倘  
兄弟二人歸來。試看其償值。比城如此之福。若不  
獲如願。則請債權人。以公平之道處斷可矣。

(未完)

戲言具調。彷彿真  
。數萬員。乃  
間。因高貴尊嚴上  
橫案之時。竟爲  
樓上棲。蓋爲  
升船計。官人消興不  
。蘇曰。百人南與不  
山水水瀾。信口胡  
非敢及時行樂。

能答諸。更笑曰。恩  
中人。否則予爾。差  
非他人。否謂于其殆  
際此炎熱良辰。幾  
求斗酒。擬與君共飲  
聊洗眉霜掃碧。

平生。(未完)

習。居鄉操作。勤儉  
加。是又必治老人資  
無疑者。爲這喜矣。  
若是。可道我老矣。  
生終不信有此兩重性  
之女云。他日。幼生  
候世伯名。赴宴與  
與娟相見面。互相引  
。幼生實於朋友相處  
相面者。特未知其爲

適宜磨紙一方博士  
過此許所。知爲女屏  
樂。好奇之心又動。不  
悅許可。即就旁展閱  
俟畢。即喚男爵曰。  
夫人平居亦喜服樂品乎  
男爵曰。飯常宵間不  
能入眠。輒服佛奈奈  
九十枚。吾昔令退宮  
時。既安。人亦疲甚。  
故宵臥祇紙藥路邊。  
以速睡。而後復寐者  
難得安枕。而故深探者  
乃因沉眠不痛。而不  
知爲女。博士不語。  
以爲走矣。換其味  
以爲苦。換其味  
諸事均安。所不能避  
決者。苟荷夫人肯立至  
。則亦不難解決矣。男  
爵怪其言甚。彷彿徒  
知發妄外出。至以爲異  
。因應之曰。君意良微  
。惟我妻引以失稱。當  
判過度。已踐及人約。  
視病其居矣。博士聞言  
。似頗悵惘。同時其祇  
綫所見。忽逐惡際之皮  
。見其妻惡毒甚。而  
爲拂拭淨潔。持與至中  
各戲相較。且較且審其  
上欺實。(未完)

疑。擬即下樓而返。舉步欲行。忽出門際。女  
適從外入。問將安往。崔教生以實告。女俯曰  
。今夕容君在此較戲。吾長有此担。是蓋出女  
姐之命。應俟小姐起來。面謝救命之恩。方合  
從也。抑相府甲士。所在宛面守衛。去將何  
往。崔又相問。崔從宛面而去。外此更無路可  
。無論如何。須在此懸息片時。待甲士窮搜不  
漸形弛緩。始有逃走之可言。經不以小姐之  
命爲恩。爲保存生命計。亦不容即行逃走也。  
此莊開外。均爲相府甲士之勢力所及。諸惡  
將君捕獲。君欲逃生。惟此間爲最安全。雖生  
以備好之言。然難免男女嫌疑。爲保存生命計  
。祇得短從。就在寢室外間暫避。既而寢室  
睡起。下床徐步。由寢室外間出。睡生隱几而  
伴爲入入參觀。

(未完)

其生活形態。艱於絲木求食者矣。麥茶生失敗之翌年。所積微資。耗於家用。思往郡市。無術支持。乃辭退僑館。掛摘家具。挈眷返居店。娟娘表示反對。然賈誼有云。沙紙唔包得火。則責其女竟違口角之爭。然事勢至此。娟娘亦惟有服孝而已。黨華年與群別異。既返鄉。除原服登衣外。並着淨模衣服。給鄉人揆揆。觀女

一垂紳者一行。目作一布服亂。疑爲婦女。陳氏方在門前洗衣。麥蘭曰。阿媽何往。陳氏笑曰。汝眼花耶。言時突指之。阿娟聞爸爸遂停止操作。趨前問長短。麥謂視嬌女。則村女貌耳。即執手韻。心竊喜其能隨順。時驅馳先覺。娟娘當面恥之。改性。娟年既已十七。父母爲之論婚。阿娟聞之。仍提出由結合之事。相繼生活。顯。顯其思想尙未啟蒙。

服華服一段。草率而爲。摩登生新時。平素葉回家。道生以優待兒媳。抱孫切切。因與兒論婚。意謂村女無羞意者。誰注與誰交。一年朋友。時相過從邀飲。互及兒女婚事。爲憐幼生曰。吾嘗爲妓做一媒。必滿若君者。若與非摩登女子歟。然若求非不欲娶摩登女子者。但有滾巧之人。於都市。凡摩登者。二見摩登生之事。斯所

至要哉。師曰。道生當首肯。幼生不之。委密託。是歲冬月。吉迎女過門。嘉禮豐。夫妻和睦甚契。惟生已求得親於某機關。已而迎父職。好轉來省居任。幼生輕視。娟姑止之。恒以昔浪漫奢華爲前車鑒。一謝丈曰。幼生從之。是成一段勸化舊習。雖俗氣。動仍舊陋。然猶翻新。星光如鏡。正當娛樂。與人稱讚。發奮云云。

# 遷善堂

## 始創珠珀八寶

# 鹽蛇散

多年實驗  
居家旅外  
有備無驚

地道品精  
活人千萬  
近多偽冒

遐邇馳名  
用者認明





端治兒科急驚慢驚風痰壅盛馬牙鎖喉  
發燒發熱痘啼嘔乳老少風痰應驗良藥

總發行廣州惠福路 香港大馬中 佛山平安路  
廣州每打銀五元

三鞭補腎丸

男界作弱病後大補神功

# 鷓鴣菜

全國兒童健康照片比賽入選者



名次	第七名	姓名	張璧如	年齡	五個月	籍貫	廣東	家長	崔善羣女士之女公子	住址	廣州粵華街十一號二樓
----	-----	----	-----	----	-----	----	----	----	-----------	----	------------

[illegible]

力體 丸補色

下閣持保

好姣之孩小

膏意如藥專膚療川請

小孩天性快樂好動但一患疥瘡或他種皮膚病即多煩擾蓋疥瘡痛苦常能使之易怒少眠而惹起種種麻煩也是以世界各處聰明之父母常備如意膏於家中以爲其子女患疥瘡或他種皮膚疾迅速之治療良劑以此膏乃集療膚藥品之大成能防癢止痛使皮膚迅速告痊也山西和順郵局宗益三君來書云「小女身患疥瘡備嘗痛苦余爲之搽抹如意膏旋即完全告愈誠良藥也」

如意膏統治濕疹疥瘡頭瘡乾濕癬癩無名腫毒割破灼傷燙傷跌損抓傷而疹瘡癩風疹等等靈驗異常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或逕向上海江西路四五一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匣大洋七角六匣三元五角郵力在內

紅色補丸兩瓶甫罄即覺奏效於是繼續服用前疾盡失體強神足較前尤佳」

君如患與廖君同樣之疾或其他血虧腦衰各症如不眠神經痛瘋濕痛早老腎虧神經衰弱或婦女疾病但試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必多裨益 各藥房皆有出售或逕向上海江西路四五一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瓶大洋一元五角六瓶八元郵力在內



